

親 仁 錄

關於日本經濟考察團
來華後之記載

國 部 社 發 行

華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四 月

● 每 冊 實 價 四 角 正 ●

外 埠 另 加 寄 費 兩 分

編 輯 者 國 評 社

總 發 行 處 國 評 社

上 海 呂 班 路 六 十 六 號

親 仁 錄

特 約 經 售 處

生 活 書 店
開 明 書 店

卷頭語

中國和日本，同在亞洲，壤地相接，原是兄弟之邦，無論從那方面看，皆不容不互相親善，以期共存共榮。然而目前兩方的國民感情怎樣呢？要明白天下絕沒有『一手持鎗對着人的胸口，說我要救你；一手還拿着一塊糖，說我要和你親善』的辦法，可以行得通的。我們根據事實來說，自從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以後，日本對付我國的辦法，是怎樣？我們中國人自己不用講，就請我具有良心和理知友邦人士，說一句公道話罷！當然，良心和理知，皆是人類所同具的，在本方面，並張公道，不以一部人侵略行為為然的，又何嘗沒有？

此次日本來華的經濟考察團兒玉等一行十多人，自從離國登舟，以至到了中國，復由中國返日，在此十八日中，他們所發表的言論，皆是口口聲聲，要互惠，要平等。這一種很公道的原則，當然是我們愛和平的中國人，所願意接受的。即就十餘日間各方面酬酢情形來看，彼此情感亦何嘗不是異常融洽呢？

可是，我們要理會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彼此相與，所有利害榮枯，皆是整個的，不容分裂的。要請雙方經濟提携，就不能不顧到政治上的雙方平等，惟有政治上的雙方平等，才能做到經濟上的彼此互惠。這正是真正的共存共榮的辦法，不是獨存獨榮的辦法。

並且我們更要澈底明白，所謂平等互惠，絕不是口頭表示所能有效，一定要有明確事實做出來，才能教人不疑。否則仍是一手持鎗一手拿糖的辦法，只有令我們力圖自存的中國人，格外寒心，格外悲憤！

現在本社同人願意把兜玉氏等一行人來華後一切行動，與夫各方酬酢情形各方意見表示，就報紙所載，搜集起來，加以整理，加以排比，編成一小冊，而題其名曰『親仁錄』。蓋一遵吾國『親仁為寶』之古訓，俾國人讀之，知鄰邦非無主張公道之人，惟是否能實踐其言，則當徵諸事實，俾我鄰邦之人讀之，亦知我中國人非不尊重其口惠，而如何可以實此口惠者，其責任原在彼而不在我。但無論如何，此一段史料，總有保存之必要也。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國訊社記者

目
錄

卷頭語

日本經濟考察團來華之緣起

日本經濟考察團來華之意義

日本經濟考察團團員一覽

日本經濟考察團在華之行動

中日貿易協會首次大會

中國當局之意見

中國工商界之意見

日本經濟考察團在華之感想

中國對日本經濟考察團之輿論

日本之輿論

日本經濟考察團來華之緣起

日本對華政策，以民國二十四年華北事件爲一轉變，拋棄靜觀態度，採取積極方針。于是中日經濟提攜之聲浪，甚囂塵上。當時中國應日方之邀約，乃有集合中國全部工商業領袖，組織赴日經濟考察團，團員三十餘名，人選如次：

團長吳鼎昌 團員王漢章 黃文植 陳光甫 鄒敏 周作民 錢永銘 俞佐庭 劉鴻生
鍾謬 徐新六 唐壽民 胡筠庵 南夔 祝樹綱 團秘書長劉鐵城 團秘書周文彬 事務員于立忱女士，團員同行秘書及專家唐在章 秦開 虞伯名 王子敏 李杰士 李北壽 吳禮門 程義法 王月亭 唐心銘 邵樹華 童侶青。該團於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六日搭上海丸由滬赴日，九日到達東京時，吳團長發表如次聲明：

「敝團來日使命如其名稱所表示，在於考察經濟，「考察」兩字並非具有調查貴國經濟界之長，所以資敝國經濟界參攷等片面的自利的意義，乃係調查中日兩國應以何種方法實行提攜，而爲兩國經濟提攜基礎之兩面的互助的意義。故留日時期中，擬根據於此用意，會見日本朝野要

人，參觀各種工商業設備，集取材料。」

但該團與彼邦外交當局及實業界知名人士，交換意見之後，商決發起組織中日貿易協會。由中日雙方各舉委員三人，日方當推東洋人造絲公司董事安川雄之助，正金銀行總經理兒玉謙次及鈴木島吉爲委員。中國方面周作民、錢永銘、俞飛鵬三人爲委員，依該會會章第十一條：「每年開會員大會一次於中國日本輪流舉行之」規定，故此大日本經濟界代表兒玉謙次等一行來華，表面上原係出席中日貿易協會第一次之會員大會，實際上對於所謂中日經濟提攜，欲作進一步之聯絡，但其重要性不如外傳之甚。而此行之作用，則有令人可以玩味者在。

日本經濟考察團之來華，雖云此係日方對中國經濟控制之一微妙作用，藉以成其經營華北之階段，及應付列強在華之目下形勢，然其緣起，係根據中日貿易協會之會章，故該項會章，頗有一讀之價值，爲特分條錄出：

中日貿易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在中國稱中日貿易協會，在日本稱日華貿易協會。

等二條 本會以共同研究中日兩國間之經濟狀況，促進兩國貿易爲宗旨。

第三條 本會各設總會於中國上海及日本東京，但有必要時，經各理事會之決議，得設分會於中日各重要商埠。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本會以中國人及日本人從事實業及其有關係者爲會員。

第五條 本會會員之入會者，須有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並應經其在住國總會理事會之認可。

第三章 職員：

第六條 上海及東京兩總會，各設會長一人，上海總會會長，由常務理事中互選中國人充之。東京總會會長，由常務理事互選日本人充之。兩總會各設副會長二人，以中日各一人充之。在上海總會者，其華方副會長，由常務理事中互選之，其日方副會長，由東京總會會長兼任之。在東京總會者，其日方副會長，由常務理事中互選之，其華方副會長，由上海總會會長兼任之。但各兼任之副會長，均得派常駐代表代行職務。

第七條 上海及東京兩總會，各設二十五人以內之理事，各就會員中，於會員大會分別選舉之，任期三年，得連舉連任。

第八條 各總會由理事中互選七人以內之常務理事。

第九條 各總會得設顧問及評議員若干人，各由總會理事會推薦之。

第十條 本會爲應會務上之必要，得記各種專門委員會。

第四章 集會

第十一條 本會每年開會員大會一次，於中國或日本輪流舉行之，開會日期及地點，由兩理事會協定之。本會遇有特別事件，經兩理事會之協商，得召集臨時會員大會，會員大會非有會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不得開會。非有出席會員半數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會員如有不得已事故，不能出席會員大會，得委托他會員爲代表，會員大會，由兩總會長聯名召集之。

第十二條 各理事會每月開常會一次，由各會長召集之。

第五章 會費及會計

第十三條 本會經費以會員會費及特別捐款充之。

第十四條 會員會費，以在住國國幣爲準，每人每年十二元，一次繳納。

第十五條 本會預算決算，由兩理事會提交會員大會審查通過之。

第六章 會章及會則

第十六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決議後施行，如有修改之必要，由兩理事會提請會員大會議決修訂之。

第十七條 本會之分會章程，及總分會各種細則，由兩理事會協商訂定實施之。

附則：

- (一) 第一回會員大會以在上海及東京同時集會之發起人會代之。
- (二) 第一任理事，由發起人中選舉之。

日本經濟考察團來華之意義

日本經濟考察團此次來華之意義，凡稍諳悉中日關係者，莫不洞然。良以日本自在我華北建立特殊之地位後，侵華工作，已暫告一段落，其目下所應焦慮者，乃為如何先行鞏固其在華侵略所得之利益，故不得不中止其軍事上猛進，而以『東亞和平』、『調整中日關係』為幌子，進行其大江以北經濟上之侵略，以達其對中國政治之控制，蓋日本對華之外交，軍事與經濟雖不可分離，顧其微妙，乃在於此兩者之互相適時而用也。

日本內閣對華外交，向來形成兩派，一派為實業家與政黨，主張緩進。另一派則為軍部，利用外交得勢時間，主張急進。然自去年以來，日本一面因我國對日態度不屈，以及西安事變時，國民擁護政府之熱烈，有所顧慮。一面又因本國軍費預算膨大，以及日德協定成立後，日本國際地位之陷落。故有人反對廣田內閣者，且有一部份人提倡中日經濟提攜。

自日內閣改組以來，一般中國人民所注意者，即為日本今後能否放棄其政治問題，而作純經濟提攜之一消息，今負有中日經濟提攜重大使命之日本經濟考察團來華矣，吾人以爲中日間在（一）

東北四省未歸還；（二）冀東偽組織未取消；（三）日本在華北特殊地位不放棄，以及危害中國經濟命脈之日貨走私各種惡劣情況下，若日方徒作片面之中日經濟提攜，乃為中國人民所難以接受者。

該團來華之意義，團長兒玉氏，於三月十一日離東京赴神戶之行前，曾發表如下之談話：

『中日貿易協會，前年由中日兩國實業家組織成立，當其第一次大會今次在上海舉行，中國方面來函通告，並請日方代表出席，因此日本方面決定欣然出席大會。吾人擬在此機會，視察中國朝野正在努力建設之財政與經濟狀態，同時與對方有力者，關於各種問題，盡量交換意見。』

『中日兩國關係，因近年發生各種政治問題，殊缺明朗，兩國國民感情，動輒傾向對立，此對吾人實為遺憾之事；然因兩國在一切關係極為密接，故政治經濟上自然發生摩擦，中日兩國民應立於東亞之大局的立場，努力協力與調和，以計早時脫離如今不愉快之狀態，同時導兩國關係至友誼與安定為要。』

『至經濟提攜之問題，各方面主張種種意見，然其實現，應以國民的感情之融和為先決問題，在如現在對立情形之下，難望圓滿提攜，兩國如此對立關係，不能放任。除兩方面互相諒解，努力打開難局之外，無其他方法，目下政治經濟諸問題，從來雖有種種困難之點，然如由上述精神，互相考慮，則必得解決途徑。據余信念，兩國應立於尊重領土主權，互惠平等之原則，改善兩國國交，而吾人

已有覺悟，爲此目的努力也。」

兒玉氏行前，且對我國中央社駐東京記者，作如下之宣稱：

『中日貿易協會，自中日兩國實業鉅子，前年組成以來，此次在滬舉行此第一次大會，本人被邀參加，不勝愉快。此次並不負有經濟使命，報紙所傳，誠非事實。東京離華路程遼遠，遙望不日即能與舊知把晤，衷心歡忭逾恆。將來並得乘機考察中國政府與人民之財政經濟建設，同時復能對中日兩國各項事件與中國朝野坦白交換意見，誠爲幸事。余在既往從事於國際幣制事業之際，最長之時期乃在中國及印度，自澀澤去世以後，余即繼任日華貿易協會會長之職，該會於一九二〇年成立，凡該會會員，均爲直接與對華事業有關之實業家，其目的在增進兩國經濟關係，及促進兩國人民之幸福，而達到共存共榮。在一九二一年華北大旱爲災時，該會曾募集巨款，拯救災黎，又於一九三一年華中遭水災鉅劫時，該會亦曾努力從事賑濟工作。近年以來，中日間發生許多政治上之荊棘問題，卽至現時尙未澄清，故兩國人民時時有對立之傾向，此爲吾人至感遺憾者。正因各方面均有鞏固兩國關係之必要，故政治及經濟事件上彼此當發生摩擦，而人民之企圖，利用此點，以達到理想之目標者，頗不乏人，以致情勢益趨錯綜複雜。東亞兩大國，實應從大局上着眼互相合作，而致力于緩和各種摩擦，儘速掃盡目前之不快狀態，使之明朗化，而導入友好穩固之域，此誠爲最大』

之急務也。

『關於經濟提攜一點，雖意見紛歧，惟一般均誠摯感覺中日兩國友好關係之改善，及兩國人民之和諧，實爲先決條件，在對立情況之下，欲使提攜順利進行，極感困難，目前中日關係之形態，不應任其具此延長，自不待言，唯有加深相互之瞭解，培植相互之信任，始有打開難局之可能耳。兩國現有之種種政治經濟問題或仍如前遭受阻礙，但余堅信，苟能本前途之精神，攷慮一般局勢，則仍可解決之途徑也。』

兒玉於結論時，以極奮勇之語調發言曰：

『總之，吾人誠摯相信在政治上堅決尊重中國之領土主權，經濟上嚴格保持兩國之互惠平等，誠屬必要。遵此原則以謀改善兩國關係當非難事。吾人應以最大之誠意竭盡綿力，以期實現上述之目的』云云。

日本經濟考察團團員一覽

此次日本來華經濟考察團，係以兒玉謙次爲中心，計一行十三人，名單如下：
日華貿易協會會長 兒玉謙次

副會長 飯尾一二 在華日本紡績同業會會長

理事 三宅川百太郎 三菱商事會社顧問

理事 莊司乙吾 東洋紡績會社社長兼大日本紡績聯合會委員長

理事 宮島清次郎 日清紡績會社社長

理事 堀新 日消汽船會社社長

理事 油谷恭 日華實業協會理事

團員 加藤敬三郎 朝鮮銀行總裁

團員 太平賢作 住友銀行常務理事

團員 豐田利三郎 豐田紡績會社社長

團員 石田禮助

三井物產會社常務理事

團員 秋山昱禎

三菱合資會社參事

團員 藤山愛一郎

日本製糖會社社長

上列人員均係日本金融實業界之中堅份子，年齡均在六十歲左右，年高望重，在社會上有深厚之潛勢力，且多半曾經到過中國，與中國人士發生過相當之淵源，惟其中有一年齡最小，且從未來過中國者，係大日本製糖會社之社長藤山愛一郎，藤山氏今年僅四十一歲，較之其餘諸人，自是「後進」，但渠根基非常雄厚，渠係已故糖業巨商藤山雷太翁之長男，現為藏相結城豐太郎之婿，擁有百萬以上資產，在日本金融實業界中，有舉足輕重之魄力，現除任製糖會社社長外，並擔任糖業聯合會會長。東京株式取引所理事。東京商工會議所常務議員，在東京少壯實業界中，居於領袖地位，時常以活躍之姿態，在政黨背後，左右一切，在日本社會上已擁有卓立而不可動搖之勢力，渠係慶應大學之高材生，畢業之後，又到英國留學數年，對於國際情勢，有深透之認識，因為受過歐美文化之薰陶，所以思想胸襟，比較開闊，與一般日人之見解頗有出入，渠不喜為狹隘的國家主義者，對於軍部之行爲，常抱有一種非難之態度，渠如一西洋傳教士，有樂善好施之性情。

至兒玉既為該團之中心人物，頗足令人注意者，三月二十二日，上海立報曾載一文，其紀述兒玉

氏之影像如下：

「我們今天不要談國家大事和什麼政治問題，就談我個人的生活吧，我的一生事業，一句話就可說完，我整個的生命史就是銀行生活，我的職業始終沒有離開正金銀行的範圍，服務時期，足有四十三年的歷史，從學校出門——二十三歲——一直到去年——六十六歲——方才辭職，家居休養。」

「當本報記者在國際飯店訪問日本經濟考察團團長兒玉謙次時，他首先鄭重地聲明不針政治問題，記者本來想從這方面進行談話的，經他這麼一說，只得改變方針，來寫一點他的個人生活了。」

「兒玉穿了一套褐色西裝，面孔看上去已現蒼老，鬚髮也白了，可是短小精悍，精神很好，他一面抽着雪茄，一面以很滑稽的態度敘述着他的履歷：「我讀的是商科經濟系，廿二歲畢業於東京高商學校，次年就能正金銀行，做一個小職員，一年後被調至印度孟買分行，先後在職十七年，由職員升至經理，四十一歲初到上海，那時調任上海正金銀行經理，在滬計十年，五十一歲奉命歸國，即任正金銀行總裁之職，任職十五年，一直到去年——六十六歲方才告老辭職，那時適值中日貿易協會成立，就被推為日方會長。」他興奮地一口氣說了大一串。

「對於上海的印象，兒玉表示十分好感，離別了上海十六年，這次重來，他覺得上海無論市政工